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三目錄

劉安

精神訓

諫伐閩越書

鄒陽

上吳王書

獄中上書自明

枚乘

上書諫吳王

上書重諫吳王

董仲舒

賢良策一

賢良策二

賢良策三

司馬相如

上書諫獵

喻巴蜀檄

難蜀父老文

封禪文

司馬談

六家指要論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三目錄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三

新安少川洪廷論校刊

精神訓

劉安

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
生則志不懾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衆人以爲
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人之所以樂爲人主者。
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
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桶不斲。素題不枿。珍怪
竒異。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文
繡白狐。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

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于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爲也。此輕天下之具也。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蝦蟇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壺子持以天壤名實不入。幾發於踵。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傴僂脊管高干頂。腸下

輕細齊同四字俱下得有
滋味觀竟為守事自以
後中得入名不二法門者
至人即上矣為守人甚難
神疑聚胸中別有餘
境

迫願兩髀在上。燭管指天。匍匐自闕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為此拘拘邪。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故觀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原壺子之論。乃知生死之齊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夫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關之塗。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至而不通。生不足以挂心。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俛仰。抱命而婉轉。禍福利害。千變萬紕。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於太清。輕舉獨往。忽然入冥。鳳凰不能

晏子子舉僅為家者且不
為勢位而討禍所以終
為身主人超然獨任之
上

與之儷而况斥鷃乎勢位爵祿何足以槩志也
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殖華將戰
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故晏子可迫
以仁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懸以
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為而不可
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為義耳而尚猶不拘於物
又况無為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為貴故授舜公
子札不以有國為尊故讓位子罕不以玉為富
故不受寶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由此
觀之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

此亦得致尤費端
矣

以與他人身至親矣而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
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為貴矣上觀
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
足羞也故通許由之義金滕豹韜廢矣延陵季
氏不受吳國而頌間田者慙矣子罕不利寶王
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汙於世而貪利偷生
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不
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和也

開大言者不賦天下之不出林也
 谷因矣對不嫌大舞者不賦主之不出食也
 而爭卷獎者賦矣蘇衣不天於世而貪林喻生
 因不受吳國而斷閭田者漢矣千平不保實
 其蓋也姑區藉由之律金制除斷製矣
 至入之論然不實之實以不實也
 宋美也文

諫伐閩越書

劉安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
 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
 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
 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
 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贊髮文身之民也。不
 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
 與受正朔。非疆非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
 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
 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

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

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予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輜而踰領。拖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

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塗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擢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譙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託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

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霜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疆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且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

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柰邊城何且越人絲
 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
 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
 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
 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濕近夏瘴熱暴
 露水居蝮蛇蠱生疾疢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
 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
 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
 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
 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

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
 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
 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
 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并行今以兵入其地此
 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
 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群聚留而守之歷歲
 經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
 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維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
 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
 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

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內外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群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

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幸，以逆執事之，顏行斯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數為囿，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眾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屨，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

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叩之聞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旣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上書吳王

鄒陽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關城不休，救民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疆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王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邺，鞞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

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
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
臣之所爲大王患也。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
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砥節修德。則游談之士
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
不可干。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
乎。然臣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
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
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臣聞鷲鳥累百。不
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峙。袷服叢臺之下。

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沉患。淮南連山東
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
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
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
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襲儀父之
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
濟北囚第於雍者。豈非象新垣等哉。今天子新
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
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
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

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救敝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

喻巧而理至此篇全是戰國文

於獄上書自明

鄒陽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生。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者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

不和

不和

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
于胥鳩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
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
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之
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夫
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
去二國而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
是以蘇秦不信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
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
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

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授以夜光之璧。
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詞哉。
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
昔者司馬喜臙脚於宋。宰相中山。范雎摺脇。折
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
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
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
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
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
牛於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處官

借

假

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
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
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
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
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
骨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
臧而疆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於偏
之辭哉公聽并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
昆弟由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
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

腹

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比也是以聖王
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良封比干
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
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而疆霸諸侯齊桓公
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
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
韓魏立疆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
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去
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
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腸見情素

墮肝膽施厚德終與之窮達無變於士則桀之
 犬可使吠堯而蹈之客可使刺由何况因萬乘
 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沉七族要離燔
 妻子豈足為犬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
 璧以暗投人於道路衆莫不按劍相盼者何則
 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困離奇而為萬乘
 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
 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柢足結怨而不見德
 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封功而不忘今天下
 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

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
 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
 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盼之跡矣是使布衣之
 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
 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
 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
 信荆軻之說而七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
 尚而歸以狂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
 王何則以其能越拘孿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
 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沉於諂諛之詞牽於帷

墻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
 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
 不以私汚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
 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
 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面
 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
 有伏死掘穴巖數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
 下者哉

自首至尾皆用事成文乃是創體然如刻
 錦剪翠者為大雅

上書諫吳王

枚乘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錫之地以有
 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
 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
 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
 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心腹而
 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
 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
 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
 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

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以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敞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却背而走。迹逾多。景逾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

而救之於此。譬由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禍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哉。泰山之雷。穿石。殫極之。綆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

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代不易之道也。

此書是當吳王逆謀未露之先而諫之。故全不露事情而長喻。造壁言曲盡利害。

先拔秦一段形起漢家之富強

上書重諫吳王

枚乘

管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羗祚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藉。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者。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羗祚。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小大。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

秦漢書卷之三十一
一十七
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

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饜道。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迹。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

察焉

此篇實指情勢勸以收兵過吳為崇文
情不危激而震之

賢良策一

董仲舒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
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
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
道之敗而天廼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
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廼至。以
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
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疆勉
而已矣。疆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疆勉行
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

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曰：茂哉茂哉，皆疆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箎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

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反其所操。持詩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

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鳥。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泆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

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中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緩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耳。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

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

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山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

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
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
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
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
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
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
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
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
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并立，刑罰不
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

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
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
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
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
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
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
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
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
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爲自恣，苟簡之治，故
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

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盛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

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飾也。五者脩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

仲舒傷者其告君之言寬大春容不急
於指切乎以說理為主然理明而事自

見世愛生之激。言此錯之峭。而帝運開深。波濤行迴。自是漢人文。字所謂與古同。道也。之氣。鬱鬱。之芽。之兒。於此。第。第。之。問。者。也。

賢良策二

董仲舒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高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廼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

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闕天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

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

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耻。又好用酷吏。賦歛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并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

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

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

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繁久也。故小材雖繁。日不離於小官。賢才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貿亂。賢不肯渾殺。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

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此篇順因所問而答對之各取似孔子所
立為新歸重立善賢求賢實與家勞
立百員之立百賢者尾一片

賢良策三

董仲舒

西漢儒者惟仲舒其學純
而孔子其書若必以堯舜為
自高為之亦未有反此者使帝
置仲舒于左右必期之也必欲
以帝三五之道日傷于子
從德科器核其心易曰
桓為者淫之失也其多欲
之禍又易曰惑邪臣之禍具
也此其微而致公于傷絕
亦曰之也其故則三代之
尤切者若于以見其
帝雖有志于學而實不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

所以君子可憐也

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害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以

化民。民以故棄仁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着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

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掩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於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

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虜情性，察虜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慢，讒賊并進，賢知隱伏，惡日

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寔微寔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父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採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虜改正朔。易

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採。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

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屢能勿失耳。若廼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

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豈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斲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儻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子。子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虜。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

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

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虐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

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上書諫獵

司馬相如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暗，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檄之變，而况乎涉豐草，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

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聞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喻巴蜀檄

司馬相如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襲犍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

弊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
聞其乃發軍與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
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
白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
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
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
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
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
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
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

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
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
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
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耻及父母爲天
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
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
耻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
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
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
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

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
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也
如檄寫雖近移為主飾於終其
以定其為理事勢至中不得之然其
失在通而南夷不在檄寫也

難蜀父老

司馬相如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
恩汪濊群生漸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
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駢
定筭存印畧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
至於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
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
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
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
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

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蠻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覩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畧。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

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感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濼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腴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齷齪。拘文牽俗。修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

合之內。八方之外。侵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爲奴。虜係縲號。泣內鄉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戾夫爲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疆胡。南馳使

以誦勁越。四面風德。一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牁。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輻輳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人於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鑾。

揚樂頌上減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
音猶鷓鴣已翔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
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
喟然并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
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敝罔靡徙遷延而辭避
意多迎合非臣子匡正之義然其
文絕佳不可相掩

扣如死矣對孫父復何所
希哉不遇胸中有此一編
好父字遇好父知己之主
不致自怨身父士氣習
以父取禍為不孝何暇重
及身自之能執伯敬
此語大有長辨辭

封禪文

司馬相如

伊上古之初肇自吳穹考生民歷撰列辟以迄于
秦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威蕤湮滅而
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繼昭夏崇號謚畧可道者
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
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
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
創業於唐公劉發跡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邛
隆大行越成而後陵遲衰微千載無聲豈不善

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所教於後耳故軌跡夷易易遵也湛恩麗鴻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禩祿而崇冠於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跡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秦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遠湧原泉沕滴曼羨旁魄四塞雲霧散上暢九垓下沂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焱逝邇狹游原遐闊沫沫晉惡鬱沒闇昧昭晰昆蟲閭澤回晉高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獸導一莖

六穗於庖犧雙觥共抵之獸獲周餘放龜于岐招翠黃乘龍於沿鬼神接靈囿賓於閭館奇物譎詭倣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爲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慝乎進讓之道何其爽歟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群生義征不諛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塲望幸蓋號以况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契三神之歡缺

王道之儀群臣恧焉或謂且天爲質闇示珍符
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罔幾
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
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
行事不爲進越也故聖王不替而修禮地祇謁
款天神勒功中嶽以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
厚福以浸黎元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
之_卒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縉紳
先生之畧術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案
錯事猶兼正列其義被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

丕

遷

襲舊六爲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
波飛英聲騰茂實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嘗爲
稱晉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於是
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遠思迴慮
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
之富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
厥壤河游滋液參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
何蓄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徧之我祀有護
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想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
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

章其儀可嘉。旻旻穆穆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爾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游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祉。三代之前。蓋未曾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曜。煥炳輝煌。正陽顯見。覺悟黎蒸。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喻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荅聖王之德。兢兢翼翼。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

六家指要論

司馬談

易大傳。知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

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唱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徒羨縉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

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不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採椽不刮，食土簋，飲土飴，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

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
 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強本
 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
 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
 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
 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
 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
 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
 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
 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

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
 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
 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
 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
 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
 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
 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行。在
 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
 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
 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

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三

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謀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駞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繫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四目錄

司馬遷

報任安書

伯夷傳

屈原傳

答壺遂問

自序

史記律書

東方朔

客難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四目錄

非有先生論

李陵

荅蘇武書

桓寬

鹽鐵雜論

主父偃

論伐匈奴書

嚴安

言世務書

徐樂

論土崩瓦解書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四目錄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四

新安少川洪廷論校刊

報任安書

司馬遷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
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勤
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
敢如是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
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
抑鬱而無誰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
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用

女爲說已容若僕大質已虧闕雖材懷隨和行
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黜耳
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
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
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 雍恐卒然不可
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
魂魄私恨無窮請畧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爲
過僕聞之脩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
取予者義之符也耻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
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

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
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
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
鞞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
乘爰絲變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有關
於宦豎莫不傷氣况忼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乏
人柰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僕賴先人
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
之不能納忠效信有竒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
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

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搃旗之功
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
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
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外
庭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爲
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廼欲仰首信眉論列是
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
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
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
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

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
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
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
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
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守竒士事親孝與士信臨
財廉取予以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
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僕以爲有
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
家之難斯已竒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
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

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
餌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
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
咸震怖廼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
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
死傷如積然李陵壹呼勞軍壯無不起鴈流涕
沫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陵未沒
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
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
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

悽怛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壯
夫絕其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
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
無可柰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僕懷
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
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
主不深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
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
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
不爲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

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茸以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蛄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

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執不入削木爲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墻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正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執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疆

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姜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李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執也疆弱形也審矣曷足恠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迺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

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迺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與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况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倅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

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孫子臚脚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
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
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
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
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
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
聞考之行事統其終始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
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

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
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
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
戮笑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
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
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
未嘗不發背霜衣也身直爲閨閣之臣寧得自
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
通其狂惑今少卿迺教以推賢進士無迺與僕

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廼定書不能盡意故畧陳固陋謹再拜

反覆曲折首尾相續叙事明白讀之令人感激悲痛然看淥豪氣猶未盡除

伯夷傳

司馬遷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闕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下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

條統多矣而字上有素
又說不出

古今少此一孫不得

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

一耻字最有關係千古惟此一子長由天地之間

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累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糲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

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
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
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
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
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
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
栢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
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
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
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
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
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
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
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伯夷傳之妙在誕古人精神使人於若
不可尋處求之讀者必欲強令其系於
屬便失之矣然又何嘗不相屬特筆妙
不覺之耳

傷奪人故也。其年久矣。叔傷
痛醜。其年久矣。其年久矣。
不後。其年久矣。其年久矣。
可得。其年久矣。其年久矣。
肯與。其年久矣。其年久矣。

屈原傳

司馬遷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
疆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
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
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
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
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
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
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

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

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踈。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

師於丹陽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

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

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
 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
 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
 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
 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
 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
 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
 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
 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
 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

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
 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云。云。於。是。懷。石。遂。自。投。
 汨。羅。以。死。

答壺遂問

司馬遷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爲何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

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
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
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
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
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
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
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
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
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
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

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
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
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
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
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
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爲善爲之
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
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
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
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

予之則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自序

司馬遷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劔論顯蒯瞶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

孫斬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斬與
 武安君阮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
 於華池斬孫昌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
 瞞玄孫印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玉
 王印於殷漢之伐楚印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
 昌生無澤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
 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為太史公太史公學
 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
 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
 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

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
 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
 風鄉射鄒嶧危困鄙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
 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畧邛笮昆
 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
 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
 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
 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子乎汝復為太史則
 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

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

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抽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

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可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

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焉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姜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

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
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維我漢繼
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
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
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
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
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
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
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乃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
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

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
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是
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畧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
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記。旣科條之矣。并時興
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
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
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
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作。三十世家。扶義
倣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
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

書序畧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夫後世聖人君子

史記律書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執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聖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恠哉兵者聖人所以糾強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况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

秦漢晉魏文選卷四
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迺興迺廢勝者
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
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
卒伯諸侯兼列邦士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
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
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
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答不
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
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
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

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
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絀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
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爲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
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
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
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
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
時內屬爲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蠕觀望高祖
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
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

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
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
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噐雖克所願動亦
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
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
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
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
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
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鷄吠
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矣

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
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
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
稱有德君子者邪

客難

東方朔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壹當萬乘之主而身
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予大夫脩先王之術
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
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
效明白甚矣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
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
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
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
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彼

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倉廩。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懼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

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効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眾。竭精馳說。并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并生於今之世。魯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

孳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鵲鳩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匆匆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

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漢用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恠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筵撞鍾，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猶是觀之。譬由鼯鼯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

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東方朔客難是文中傑出楊雄擬之為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達旨。班固答賓張衡應問。皆屋上架屋。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至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

非有先生論

東方朔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為先生取也。蓋懷能而不見。臣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

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者有悖於目而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悅於目而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愍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

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并進。遂及飛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爲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煦煦，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卽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

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

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耻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水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揔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至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

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
 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
 縣縣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
 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
 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
 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
 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
 賦歛。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
 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
 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虛空。鳳皇來

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
 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
 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
 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禎。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荅蘇武書

李陵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
 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
 昔者不遺遠辱還荅慰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
 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
 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常鞞毳幕以禦
 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饑渴舉目言笑誰與為歡
 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
 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
 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

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并爲鯨鯢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爲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

異方之樂祗令人悲增怛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畧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大漠之外入疆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搃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旣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疆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旣不相如步馬之勢又

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嘗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得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

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耻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句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韓彭趙醢鼂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

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并受禍
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
舉誰不爲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畧蓋天地義
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劉身絕域之表此功
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且
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
於伏劔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
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唯此天下所希
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况
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

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
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
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尚如
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
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
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
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
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
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
耶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

秦漢晉魏文選卷四
三十一
萬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
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
胤子無恙勿以爲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
德音李陵頓首

鹽鐵雜論

桓寬

客曰余覩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
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尚仁義或務權利異哉
吾所聞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
長久殊世始汝南朱子伯爲予言當此之時豪
俊并進四方輻湊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
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諷論太平
之原智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
者陳其詞闇闇焉侃侃焉雖未能詳備斯可略
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夫公卿知任

武可以辟地而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德則何爲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附畜利長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徼切而不燥斌斌然斯可謂弘博君子矣九江祝主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憤薄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強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辯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惡然大能自解可謂博物通士矣然攝

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末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車丞相即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群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筭之人道諛之徒何足算哉

論伐匈奴書

主父偃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怠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

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
 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無委積之守遷徙鳥
 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
 不及事得其地不足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
 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隳心匈奴非
 震懼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北攻胡
 卻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
 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
 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之不
 足兵革之不備哉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

粟起於黃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
 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
 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
 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秦及高皇帝定天下畧
 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
 謙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
 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北高帝不聽遂至
 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北廼使劉敬往結
 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
 萬日費千金秦嘗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

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未嘗不行盜侵歐所以為業天性固然上自有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憂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義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陛下難計之而加察焉

言世務書

嚴安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脩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以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劔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恠固順於耳目故養失

而秦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僞。僞采淫秦。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措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

沒。聖賢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并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脩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介胄生蟣。蟲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鐘。虞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歛。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知巧權利者。

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譎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疆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爰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

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并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疆不變之患也今欽劬夷朝夜郎降羗爨略歲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

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

論土崩瓦解書

徐樂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備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

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涖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吳楚是也况群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

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問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憂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夏商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

秦漢晉文選卷之四
以爲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
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
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
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
面贊儀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
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
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四

